援鶉堂筆記

援鶉堂筆記卷第七　　經部

周禮

正義序　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其刻日按劉恕通鑑外紀引易通卦驗以表計寘爲句東樹按据唐書孔仲達五經疏皆曰正義賈周禮儀禮疏直云疏日知錄謂今通謂之疏猶之可也此題曰正義序則大不可此沿宋本之陋也孔演命明道經註云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据此是燧皇卽人皇矣又引春秋緯命歷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旣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氏有官明矣据此則燧皇非人皇矣按諸書多以九頭爲人皇別有燧人氏

鄭目錄　按禮記疏凡鄭目錄俱正義案鄭云云不別出儀禮與此經先列鄭目錄則此當如儀禮刊例字同注式以單行書疏字之上

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疏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能調和衆官故號太宰之官按此義非宰制也主也即膳夫膳宰皆取主義冢宰而取調和爲義宜後之磨稜者接迹於朝矣

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疏春官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不言司按此義亦非古者鬼神之事皆以人制之絕地天之通而嚴幽明之義後世從鬼而淫祀紛紛矣且禮先宜民而後從事於神春官鬼神之事雖多而人事兼重不得以神事爲疑也

鄭氏註疏鄭氏者漢大司農北海郡鄭冲之孫按康成爲鄭崇八世孫疏遂誤以晉之鄭冲爲漢之鄭崇矣鄭冲爲太傅封壽光侯亦未爲大司農也大司農似又緣鄭衆而誤耳惟王建國疏又引司徒職曰日至之景云云按已具於司徒職之下於此復載之其迂固大率如此

辨方正位註鄭司農云疏鄭司農者鄭衆字仲師周禮之內鄭康成所存注者三家司農之外有杜子春鄭大夫者鄭少贛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按二鄭並非康成之先康成北海高密人少贛仲師乃河南開封人觀疏敘述似亦不知仲師爲少贛之子也又按鄭興初爲太中大夫後又左轉爲蓮勺令此云鄭大夫者葢本其初拜之職而名之也

釋文引康成三禮目錄云二鄭信同宗之大儒故敘而辨之賈似亦未見此

案左氏莊公傳云水昏正而栽云云按此義孔氏書疏已載之於彼爲要此則傷煩

體國經野註無可易惟野當兼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內有溝洫法而鄭惟據小司徒職文其義不備賈疏已及之矣近見臨川李宮詹紱答吾鄉方侍郎苞論此經援吳草廬說不知吳郎註疏之義李不之及可謂疎矣

以佐王均邦國疏云佐王均邦國者以太宰掌均節財用故也按此義過狹當如天下國家可均之義故鄭司農引太宰職以佐王治邦國

序官治官之屬列宮正宮伯膳夫者葢王政必自內始疏云人之處世在安與飽先須宮室次須飲食餼具亦太淺陋矣太宰以八法治官府八曰官計以弊邦治鄭司農云官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而誅賞之玄謂小宰之六計以斷羣吏之治按官計如司農注卽得康成之云爲贅設矣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註奄稱士者異其賢鄭意謂士不爲奄爲賢稱耳愚意爲內小臣者準以上士之祿而使自同於賢能耳非以上士爲之也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鄭註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貫疏以衣服進謂進衣於王王見之或當王意廣其禮得與八十一女

御同名欲見百二十人外兼有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余謂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辨外內命婦之服故以女御理其事其所謂御者卽前女御而擇其中職以內司服也若世婦女御之不言其數或經之脫文如三公不必備豈必沒其數乎且不早立其數安知不有好內之君溢於數外者乎

八則一曰祭祀以馭其神註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疏引下註解馭所以毆而內之於善謂祭祀若宗廟先祖無可去取是社稷配食者若勾龍后稷上功有功此說不然如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皆此則也且馭之者其禮操之於上其道制之於人何爲拘於內善之解乎其解田役崇指田爲田獵亦非

八柄四曰置以馭其行無註疏亦不明李光祿答吾鄉方侍郎書曰如王制論定然後官之論官然後爵之之意此解頗當

五曰生以馭其福鄭謂養賢臣之老者義不見可據

八統五曰保庸註保庸安有功者其義自該疏有功者上下俱賞之以祿使心安也不知下何以賞之以祿也鄭注統合率以等物然鼓舞風勸俱馭民之道不必八者俱率民能行之也保庸大約有功之人在上者當念其勞而弛其過思其先人而宥其後世使民相勸於有功耳達吏之事亦尚屬之上如疏所云比長閭胥之屬察舉之道豈屬之民乎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賈疏其人爲性不營已業義非

葢其於四民之內則力俱有所不足而爲閒民耳豈其性不嘗已業而樂爲他人傭賃乎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鄭司農注八材珠曰切疏云竝爾雅文然今爾雅云骨曰切葢司農讀爾雅本非珠也余按珠不得云切鄭當誤耳

九職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康成註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葢山澤任之民所自取則無限節故主以虞衡耳疏不明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康成註牧牧田在遠郊按九職所以利民養蕃鳥獸卽民閒雞豚亦兼之矣何必限之遠郊乎

九賦按論九賦之法鄭節卿最爲詳明康成之說陋矣

九貢旃貢先鄭謂羽毛後鄭謂燕好珠璣瑱玕後鄭非也按禹貢徐揚荆三州俱有羽毛之貢而司常亦有全羽析羽葢旌旞於典章亦重與服同非必謂其爲易備而略之也

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先鄭註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絶按春秋多稱大夫爲主如襄十八年晉巫謂荀偃曰今茲主必死十九年荀偃卒范宣子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二十三年晉曲沃人稱欒盈曰得主而爲之死得主何貳之有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問駟乞之立曰一二父兄懼墜宗主又元年醫和謂趙文子曰主相晉國三十二年史墨對趙簡子曰主之屬是其事也又桓十一年傳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疏云禮坊記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正法當呼大夫爲主

正月之吉後鄭以爲周正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爲夏正此無据也周禮卽行周正矣小宰正歲縣之亦周正也

傳其伍註伍謂大夫五人疏謂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一大夫爲太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空事（此司空當作司寇）一大夫爲司空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右賈此疏未悉所据

祀五帝註謂四郊及明堂疏云此不合有明堂据下曲禮大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此經下云師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合有明堂按彼注据周禮宗伯享大鬼皆卜故不指祫之大饗而專指明堂然禮家之言多矛盾安知彼不兼祫而此不兼明堂乎孔穎達禮記疏云不問卜

者不一一問卜以神有多種總一卜而已此語爲通貫說似過泥也

甸師註穀者稷爲長疏月令中央土云食稷與牛五行土爲尊故知稷爲五穀長按儀禮記疏又云五穀以黍爲貴不同如此

鼈人掌取互物先鄭註互物謂有甲𦾓胡龜鼈之屬按左昭四年大雨雹傳孔疏引此注𦾓字作𦾓今字書有𦾓無𦾓又音免音脼

醫師疏漢書藝文志云神農黃帝食藥七卷按今漢書作食禁七卷

掌舍爲帷宮設旌門註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按肆禮記作

肆此下疏引禮記亦作肆豈肆亦讀肄耶

太府四郊之賦以待稍秣按此稍秣須四郊之賦豈得以口率出泉爲賦

外府註周景王鑄大泉云云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疏謂皆漢書食貨志文彼文無有奇廣八分半足枝長八分等十一字今鄭言之者此竝鄭言目所覩見以義增之耳按今世所見漢書刊本俱有此十一字

司裘疏三分其侯鵠者於侯中按者字疑是著字之誤似宜以三分其侯爲句鵠著於侯中爲句

地官鄉大夫以五物詢眾庶註云云按此說五物以論語註

馬季長之說爲優

黨正再命齒於父族疏謂父族爲賓卽與之爲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按古者似上西而下東此言未詳

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疏案莊二十五年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若然此救日食用鼓惟據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太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爲災故有救日食之法按正月杜孔左傳俱如此解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節註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按九者當九萬夫云通受者二夫爲一夫則四萬五千夫也又合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故云

十二萬家但七萬五千家受田十五萬夫此二夫始受一夫則不能半農人矣

疏云半農人也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按以二夫當農人一夫爲半農人

註食貨志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疏此謂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按志但云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言士工商受田不及農夫豈謂士工商餘夫之家口也五口乃當一人又不及半農人矣疏其工商比農民爲賤故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按工商已逐末利豈謂其賤也

疏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至總爲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据賈疏實計之是九十六同存六十九同三萬夫則去二十六同六萬夫矣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並以其所無而耻其不免則知載師所云宅不毛者有里布布卽布帛之布也先鄭以布爲參印書之幣後鄭以爲泉布非也且下云田不耕者出屋粟亦以粟爲田之所出耳

媒氏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註乎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按鄭註媵姪娣别而三與昏禮正同而賈疏以昏禮是一而此不止是一者也但彼文孔以媵卽姪而此賈疏

以媵與姪娣相對是不同耳又賈疏姪娣無媵稱亦非公羊以姪娣從卽媵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疏融謹案云云案融當卽張融耳此疏似具載其說

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先鄭註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孟子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按揚雲傳云有田一廛有宅一區則以廛爲百畝先鄭訓廛爲居又云百晦之居義似不了後鄭云城邑之居亦非此云辨野安問城邑之居乎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註而讀爲若聲之誤也按而卽如此又同若樹按鄭氏三例皆主於正字有云讀如者比擬

其音也有云讀爲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爲者定其字之譌也三例定而字乃可正也

春官司服凡弔事弁經服註故書弁作絻鄭司農絻讀爲弁而加環經環經卽弁經服按此注疑斥下其首服皆弁經先鄭讀爲其首服皆弁而加環經多三字也據王莽傳引此云王爲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經或而加環三字先鄭所見經文本有之樹按鄭注周官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祕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閒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疏尙書傳詩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按此疏傳詩二字當傳說之訛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節註此樂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也按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

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益商聲剛而二少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樂唯用黃鍾一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奏此旋宮也右唐書楊收傳載收與安涗論樂語按收子卽楊涉載五代史六臣傳本末無可道孫卽凝式歷事五朝凡此等傳皆收後人爲之具舊唐

背而景文不暇考耳
疏云函鍾林鍾也者月令謂之林鍾是也此可取月令孔疏
並考之
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註云謂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
之什按朱子詩傳引此云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之徹也
小胥諸侯軒縣註軒縣去其一面疏諸侯軒縣三面皆闕南
面按皆闕南面猶南方也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指向南
言
太師教六詩疏按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魯先鄭彼註云云
先鄭曾註左傳耶後人亦無見之矣或唐時尚有之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弦歌疏先鄭云管如篪六孔疏按

廣雅云管象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者傳寫誤當從六孔爲正也按簫乃䉶之誤又令廣雅亦作六孔

典同微聲韽註杜子春韽讀爲闇不明之闇鄭大夫讀爲鶉鶉之鶉乎謂韽讀爲飛鉛涅韽之韽韽聲小不成也按釋文鶉烏南反又云劉音闇又於贍反鄭於貪反戚於感反李烏南反余按韽爲烏南反者此先鄭讀也疑後鄭讀如喑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三曰禬五曰攻六曰說註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按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則亦不必同鬼神示也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疏按論語曾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帥而

舞旱暵之祀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余按今論語邢疏無此解或唐以前經師有之

祭祀則共匰主註杜子春云匰器名主木主也玄謂主先匰明共主以匰大祝取其主陳之器則退往見蕭山毛檢討奇齡詆朱子家禮言以龍共主之非謂當爲匰然祭祀始共匰主又鄭云陳之器則退則匰非平昔妥神者也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註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玄謂弭讀爲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釋文弭彌及下敉皆亡氏反按註云弭讀爲敉則敉鄭不讀亡氏反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註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疏云歲謂太歲云云此則異處

註春秋龍度天門是也按左昭九年傳孔疏及之樹按紹虞之說孔疏最簡明

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疏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

按春秋左氏傳杜序及孔疏幷以春秋經爲策書左傳六[illegible]簡書若準此經及賈疏則左氏本策書也此義爲得[illegible]證左傳中庸論語諸經疏觀之

夏官道僕上士十有二人註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詔道行先王之道按此註主御當連王以下爲句疏以主御爲上句似失之樹按鄭釋道字迂拙此祇作道路導引義

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云云鄭剛中曰說者謂七[illegible]

中地下地非上農夫也以中等寄明上下之義耳上地者中地之上中地者中地之中下地者中地之下家八口以上則受上地上地乃有田百畝萊五十畝故得以食其半一人爲家長可任者當二家五人此云上地食者三之二旣非八口之上地矣又家出可用者三人又非八口共出七人之數故說者言用中等以寄明上下之義以爲諸侯之國其制然也司徒言可任者以力役爲主此言可用者以用兵爲主按當合小司徒註疏看

辨鼓鐸鐲鐃之用註讀如讙嘵之嘵疏從毛詩云以謹讙嘵按今毛詩作以謹惛怓

弁師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按陳用之禮書就

字絕句見袞冕鷩冕諸引文葢本禮器大路次路繁纓一就七就之文也註疏就字連下讀

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中革椹質者按圉師註云椹質所射者習射處此註云樹椹以為射正椹未悉何物

職方氏荆州其浸潁湛註杜子春云湛讀當為人名湛之湛湛或為淮疏云子春云湛讀當為人名湛之湛俗讀也湛或為淮不從也按疏於杜語亦不甚明

豫州其浸波溠註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余按馬榮廣成頌浸以波溠章懷引水經注云波水出歇馬嶺卽應劭所云孤山波水所出者今在汝州魯山西北

青州其澤藪曰望諸註望諸明都也疏按禹貢云道荷澤被
明都彼禹貢無望諸故從明都按春秋宋藪澤有孟諸明都
即是宋之孟諸也余按今尙書道菏澤被孟豬陸釋文孔正
義俱仝不作明都與鄭賈本異
幽州其澤藪曰貕養註貕養在長廣按貕養在今萊陽縣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按義疏列王應
電說以袞冕屬上句讀六人屬下句讀
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註鄭司農辯讀爲風別
之別今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按釋文辯依註音貶風別之
別皆彼列反下傳別約劑注同余按辯讀爲風別之別此可
爲風讀分之證劉熙釋名解風字云兖豫言風橫口合脣言

之靑徐言風踧口闗脣推氣出之

職金註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按櫫字釋文無音唐韻音豬

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illegible]

夏日至謂五月冬日至謂十一月按周旣改正凡五月十一月二至俱從夏正言之何也

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傍一門註宮謂壝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疏所謂掌舍但掘地爲塹壝土爲埒[illegible]宮牆處余按此宮如大山宮小山霍之宮耳所謂下當重一謂字

象胥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疏[illegible]其禮若及

狄之君不能行中國禮及其行朝聘亦當以禮和合之使得其所也與其辭言傳之者但夷狄之君亦是中國卿大夫有罪使任於彼計應言辭可知協之者謂君外之眾須譯語者也余按卿大夫有罪出爲夷狄之君前疏已見但其事無可據經師因爲之說未可從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註唐虞以上曰共工疏堯時暫爲司空是尚書舜典二十八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註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成功改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

按此疑尚書鄭註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註廬矛戟矜柲也國語曰侏儒

扶廬疏方言矜謂之杖晉文公問胥臣胥臣對曰戚[illegible]
籧篨蒙瞍侏儒扶盧矛矜是也按國語註扶緣也盧[illegible]之
柲緣之以為戲今疏當引何人之註而脫字也樹[illegible]上有[illegible]
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註先鄭云蒼頡篇有鞄𩊱按[illegible]廣韻
集韻作甏或云治皮革者以瓦為竈而反覆薰揉之
搏埴之工陶旊先鄭旊讀為甫始之甫乎謂旊讀如放於此
乎之放疏引公羊隱二年無駭入極傳云言作瓦器者亦相
放按今公羊俱作昉釋文昉適也列子眾昉同疑昉令與內
食衣帛之次昉始也
註事官之屬六十此職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
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

氏名官者也疏其曰某氏者其義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則官爲氏若韋氏裘氏冶氏之類是也二者族有世業若㒵氏㮚氏之等是也余按韋氏裘氏冶氏何以知非族有世業㒵氏㮚氏何以知非官有世功耶

酋矛常有四尺註酋發聲直謂矛疏云酋發聲直謂矛酋矛二丈也按註蓋云酋矛者酋其發聲直謂之矛耳疏疑脫誤

輪人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疏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余按紛溶箾蔘見上林賦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鄭司農云綆讀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釋文綆依註音餅李方善反又姑杏反玉篇云鄭服音補管反余按注云關東言餅之餅則疑非必井反矣李登

音方善反者得之玉篇云仲師音補管反此注無此音顧氏或誤今本玉篇已無補管一音但載古杳切矣其漢時關東言餅究未詳何音瑩按玉篇鄭音補管反者即司農讀[illegible]字之音也關東之音正如此耳釋文以[illegible]字讀本音旣誤故以仲師之音補管反者别出而不從之今本玉篇乃孫强增加本或脫之耳箄釋文劉[illegible]歷反李又方匹反一音薄計反余按說文簁箄之箄從竹卑聲徐音并弭切云薇也所以薇甑底從竹畀聲徐音必至切此字從箄當如前讀　考工正義疏釋殊多漏略不分明者唐時作疏者多仍襲前人而此篇解者或尟而賈氏自爲之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註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疏就一尺一寸且取九寸三分分之各得三寸猶

有二寸在又一寸爲三分二寸爲十六分三分分之各得二分若然一分有三寸三分寸之二二分總得七寸三分寸之一余按註云寸之二豈云二寸之二耶云三分寸之三豈云三分二寸之六分耶且一分有三分寸之二二分總得六寸三分寸之四矣何云七寸三分寸之一耶易祓不從疏注而自爲之說然以半寸爲十五分三分寸之一作十分其分數皆强爲之判而多寡强弱殊不倫也

以其圜之防捎其藪註防三分之一也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疏以轂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今一尺取九寸三分之一得三寸仍有一寸三分寸之二今以一寸者爲九分此疏今以字作又以更明寸之二爲十六分總爲十五分三分取

一得五分故云徑三寸九分寸之五也余按如疏說注何不云十五分寸之五耶九分寸者寸之分數也十五分者藪之分數也若云十五分寸則寸之二乃六分耳非全寸也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先鄭註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後鄭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爲金也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按金厚一寸何以穿之六寸者減爲四寸四寸者減爲二寸各減二寸何耶蓋言徑則其金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兼一面故有二寸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𣪠圍註謂殺輻之數也按此即上文所謂參分輻長而殺其一之度也疏又增長短之中云云徒眩人意

牙得則無槷而固鄭司農云槷椴也蜀人言椴曰槷後鄭槷讀如涅從木熱省聲按先鄭云槷即楔也後鄭讀爲涅耳疏誤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按參分寸之二葢以九分爲寸而三分之二則六分也註云三寸之二則二寸矣疑非

萬之以眡其匡也註等爲萬蔞以運輪上未詳

輪人爲蓋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圖說曰鑿部上葢弓者也鄭剛中云弓鑿之上餘二分鑿之下餘四分以鑿

廣四枚與上二枚下四枚計之則部凡厚一寸余按其柄蓋斜入之故外畔鑿上二枚而內畔孔低二分鑿上得四枚也

輿人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先鄭云隧謂車輿深也讀如鐩燧改火之燧後鄭謂讀如遂宇之遂按先鄭亦云音讀如燧非取燧義也如鄭義乃音皆如遂字耳疏未明析

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註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疏按昭十年左氏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註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余按此疏所引左傳註乃服虔也左傳服注唐初疑不行而此猶引之

蓋周禮前人舊義賈引之耳杜註左傳斷三尺不敢與君同疑亦用服也諸侯之車不重較疑作諸侯之臣不重較詩衛風倚重較兮疏重較侯伯之車也王風大車疏亦可取之說蓋在外之侯伯子男車服命數加於王朝之卿大夫也頃檢陳用之禮書亦與今本疏同則服氏與詩疏亦異

㮚氏爲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註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按魏書高允傳太武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眾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

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疑此卽粟米法也

韗人爲臯陶穹者三之一先鄭註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拔志無空邪見管子弟子職今管子作虛邪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註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疏云知者見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

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註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按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者言長三丈高一丈曰雉度其廣則曰雉者三丈也度其高則曰雉者一丈也

援鶉堂筆記卷第八

經部

儀禮（東樹按唐代諸經作疏者孔賈竝稱孔疏官修非出一手頗疎多謬賈釋周儀二禮私撰之書於家成之注最爲有功特文辭拙晦多不明了不如孔五經疏之明又所發揮殊不得其肯綮故賈後至今說禮之家宗求精研疏通證明往往出於賈氏之外如先生即其一也今諸家專書凡在先生以前者不與其在先生之後如汪氏兆澤附識金氏日追正鵠戴氏震集釋浦氏鏜正字盧氏文弨詳校皆先生所未見而其說皆經阮氏取入校勘記其考訂異同得失疑今古文及語助多寡靡不悉記阮氏又奉敕校勘大學石經作石經校勘記及考文提要凡諸後來諸家或於先生所校加詳故今凡阮記所出及諸專書著而學者皆知則不復出惟先生所自爲說出諸家之外者乃錄之）

賈公彥疏序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樹按曰疑作日）按唐經籍志有王肅儀禮註十七卷而黃慶李孟悊章疏志不載今據賈疏似亦不見王肅之

註　元史儒學許謙傳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别以鉛黃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耳

士冠禮　疏案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鄭云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小記云大夫冠而不爲殤大夫身已加冠降兄殤在小功是身有德行得爲大夫冠不以二十始冠也若諸侯則二十而冠也範按賈氏此疏義不明了冠義疏亦引此朱子於彼說云詳鄭意似謂士之子雖未仕亦得用此禮而愚按大夫之兄方名爲殤則大夫之年不及二十也乃其身已加冠故知身有德行得

爲大夫也然爲昆弟之長殤則有弟在內不可爲大夫求二十之据大凡古人爲爻下字疏也

筮於廟門註廟謂禰廟按禰廟恐直據諸侯中士下士而言祭法官師一廟王考無廟但考廟耳疏遂推言大夫亦於禰廟此恐無据疏又引左襄九年季武子云以先君之祧處之謂遷主所藏始祖同也按魏了翁云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義祧卽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廑大夫兩世未有遠祖也

主人玄冠朝服疏此决正冠時主人服玄端爵韠不服此服乃服朝服是尊筮龜之道也不服當作不言服

乃宿賓註其不宿者爲衆賓朱子經傳通解於不宿者爲衆

賓句有解然不異賈疏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註此莫夕於朝之服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疏上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此玄端亦緇帶彼云朝服卽此玄端彼朝服素韠韠同裳色則裳亦素此旣云其裳以三等裳同爵韠則亦易之矣不言者朝服言素韠不言裳故須言易韠按疏意謂前經文主人玄冠朝服之下但言素韠而不及裳然裳色同韠故注於此言易知彼處爲素裳耳

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疏此冠兄弟及賓贊皆得玄端特牲主人與尸祝佐食玄端自餘皆朝服云云按前注云玄端卽朝服之衣是元端朝服無別此疏引特牲則元端朝服

爲二解見後服元冠元端疏

贊者盥於洗西升立於房中西面南上注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立於房中近其事也按洗設於東榮當由西而就盥注云升自賓階則復西向矣此節次當考書孔疏謂房卽夾室則夾室與大室當別閒不知西面南上立於房中者何以與外閒相見

贊者洗於房中註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按尚書疏引康成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簾中半以前總名爲堂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註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按困學紀聞論鄭司徒註肅揖引項氏云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

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世婦人之拜不過如此間若璩引劉熙釋名云拜於婦人爲扶自抽扶而上下也余因思以此解毋拜之及俠拜亦可無疑矣故經文不必别白言之以婦人男子之拜當時甚明也

乃易服元冠元端爵韠註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疏云朝服與元端同元端則元裳黃裳雜裳黑屨者朝服冠端雖同但裳以素而屨色白耳以其俱正幅故朝服亦得端名然六冕皆正幅故亦名端云云鄭注司服端者取其正也云云[illegible]此引司服非此處賈疏陳用之云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𤣥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冠者服𤣥端雜記公襲朝服一元端一褖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𤣥端則朝𤣥端異矣又𤣥端皆𤣥

裳或黃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氏釋儀禮謂爷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釋玉藻曰朝服冠爷端素裳此說無據如陳氏說則朝服爷端亦不詳其所以別也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疏云介賓之輔者以其鄉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按鄉飲酒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註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疏亦有立介與衆賓輔賓行鄉飲酒之文

尊於房戶之間前云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此當爲東房也鄭於別註亦云士有東房無西房其側尊一甒醴在服北即此尊於房戶之尊也但此處註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此在何地不知與下設洗之地相連否樹按前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服北纁裳之北也無

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先生云不知一尊一甒俱置醴邪按此處明云兩甒有元酒矣

洗有篚在西南順注篚亦以盛勺觶陳於洗西南順北爲上也疏云西南順北爲上也者云云按賈以洗有篚在西爲句則此釋句誤或西字爲衍文也

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於篚辭降於初卒洗升酌注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按此言周禮用醴時無賓降取爵但有將冠降盥之事鄭舉之借明此禮耳

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前云將冠者采衣紒此主人即將冠者耶樹按註及疏釋兩主字加字甚明繹出主人冠主不嫌同辭

冠者母不在疏曰案內則云舅沒則姑老若死當云沒不得云不在且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者或歸甯或疾

病也按左宣十七年傳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漢書魏相傳苟見丞相不在皆與沒同義

醮辭疏曰周與夏殷冠子法其加冠祝辭三節不辨三代之異則三代祝辭周可知也至於周醮之辭三等別陳之者以其殺異辭宜不同故也按周醮之周義如周盡之周以周無三醮三醮古禮也

乎端黑屨靑絇繶純註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按刀衣未審何狀

記冠義疏記時不同故有二記按冠義有二記二記者言此與戴記爲不同也下云其記則在秦漢之際者未審指何書亦謂戴記與

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疏曰是古者未有周大夫有冠禮故非之云云按此段疏義不明了朱子有解疏完以大夫冠禮起於周末周初時無又云周有不起於周末何也樹按賈意以鄭初字破經文古者字而前云周初時無[illegible]禮後云周初時有不起於周末似自相戾鄭他處註古[illegible]或謂殷有謂殷以前此云周初有未五十而爵爲大夫者[illegible]謂古者亦據殷也但雖爵爲大夫而無大夫冠禮賈則云周[illegible]有大夫冠禮則鄭云古者據周初非據殷也意既紋繞文筆拙晦故不明了

士昏禮　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按東方未明詩疏尚書緯謂刻爲商

下達註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

按下達之義陸農師及朱子之說善樹按如注言采擇疏言納字皆於禮意未安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註阿棟也疏凡士之廟五架爲之云云此段廟制記考

尊於房戶之東無元酒注無元酒略之也疏此尊非爲夫婦故略之也按此尊酌贊媵御故云非爲夫婦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注從者有司也乘二車從行者也畢皆也疏曰士雖無臣其僕隸皆曰有司按僕隸可以服元端賈氏所据不知何禮樹按賈自依經文釋注未必有別據或云從女從者畢袗元註謂姪娣也左氏云士有隸子弟則男從者自以子弟爲僕隸非賤者故得元端按後舅饗送者爲女家有司姑饗送者爲隸子弟之妻妾然以從者爲隸子弟鄭賈無明文又鄭解緇袘象陽氣下施亦鄙倍可笑

主人入親脫婦之纓註入者從房還入室也按此寢室不同廟制然房室同也觀注從房還入室又疏夫前出說服於房

今言入明從房入室則房當在戶外

媵御沃盥交註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爲迓迓迎也謂壻從者也按鄭解經前從者畢乎端云從者有司也若以[illegible]處註則不可通故疏云以其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疏義自明然則亦不須讀迓正如妾御不敢當夕之御耳

媵侍於戶外呼則聞按媵婦之姪娣也姑姊方嫁則姪娣方爲閨媛而遽與人寢息於理未安

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席於阼舅卽席席於房外南面姑卽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註房外房戶外之西此條可按之以考房室階之次第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按左昭元年伯州犁云公子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註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疏房與室相連謂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云北堂房半以北者以其南堂是戶外半以南得堂名則堂是戶外之稱則知此房半以北得堂名也知房無北戶者見上文云尊於房戶之東房有南戶矣燕禮大射禮皆云羞膳者升自北階立於房中不言入房是無北壁而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也云洗南北直室東隅者是南北節也云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者是東西節也

按房半以南得堂名半以北又得堂名是無房矣以不云入

房遂云無北壁未可据

見主婦註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按兄弟之道宜相親也文殊不解樹按經注明白未詳何疑此女兄弟之妻主人之子婦非女之母也

士相見禮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此條疏不明了按玉藻擯者稱寡大夫寡君之老擯者稱上大夫下大夫之辭不兼士也此云大夫士則云寡君之老故鄭引檀弓爲仕而未有祿者稱寡君之老之證按檀弓使焉曰寡君無之老二字然則康成讀經不能一字無遺又按大夫非以君命則不稱寡而大夫之士則擯者也仍稱大夫爲寡君之老於文句較順但與玉藻及注不合無別義可据記考

之又按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若去士則曰三字則與玉藻文合然妄芟經不可也疑此經不判上大夫下大夫同稱寡大夫不必同玉藻則以寡大夫絕句如春秋下臣寡大夫之稱不盡符玉藻也樹按檀弓使焉曰寡君或別有義而自稱則之老二字不可無康成所見本或有之與

鄉射禮主人戒賓註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按鄉飲酒義鄭注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

兩壺斯禁音義斯如字劉音賜劉何人也樹按劉昌宗釋文有姓氏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範按當以讓取弓作句矢挾作句蓋各一弓而乘矢也挾不得兼弓

拾注曰更也釋文其劫反除決拾之外皆同惠定宇讀爲迭又爲涉又爲蝎疏曰遞取弓矢爲威儀也似言三耦相讓甲取一矢乙取一矢甲又取一矢迭更相讓故曰爲威儀也

司射先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按設中在後此乃預言之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注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左物下物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　朱子曰註疏所言四代之學未有以見其必然姑存其大略而已但豫有室堂無室則粗可見蓋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爲室故

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爲堂故深也又通解云按下記云上射於右故此以左物爲下物又云射自楹間物長如笴注物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

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註云云朱子曰按此疏解經不可曉恐有脫誤蓋注意若曰左足履物而右足不併便還足南面視侯之中也若便併右足便是立矣以志在相射故未暇立而先視侯既視侯而後俯併其足也樹按此節注亦不明朱子解分明如畫

執弓不挾註不挾矢盡按不挾矢盡注疏並不明樹按謂乘矢俱已發盡執空弓耳

司射進與司馬交於階前相左按司馬適堂西之時司射已

進故得交於階前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於司馬之西南按遂命三耦拾取矢者始命之也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於司馬之西南言三耦將拾取矢者皆如是也亦未取矢也及楅以後乃取矢也朱子疑拾取矢三字衍

禮射不主皮此處注疏俱未明了後人於朱子論語注頗有議然論語疏亦不明

士鹿中翿旌以獲注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爲旌以獲無物也此據楊復敖繼公本及長安石經增顧甯人日知錄亦載之据疏亦有樹按士昏禮壻御婦車[illegible]綏姆辭不受節日知錄於彼處亦据長安石經補壻授綏姆辭曰未

敎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惠定宇
曰注疏無一語及之非後人遺脫也

大射儀　司士戒士射與贊者註掌國中之士治鄭剛中周禮全解云王朝之士其數至多司士掌其治所謂損益之登下之與夫年歲貴賤之辨是也

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注易校數

按校明金蟠本作效杭本作校

聘禮　釋幣制元纁束註凡物十曰束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疏周禮內宰注引天子巡狩禮制幣丈八尺純四㚇

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注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按此段疏文殊不明了不可讀當有脫誤

上介出請入告註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　朱子謂與字疑作介

儐之如初　疏賓亦不賓請導賓按不賓之賓改作儐下增故字依經傳通解改

每門每曲揖註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按鄭注中庸仁者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則相人偶語自有本孔賈俱不詳也　疏云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每曲即相揖按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

賓立接西塾注介在幣南北面西上疏上文入竟展幣時布

幕賓西面介北面西上統於賓今此陳幣賓在門西北面明介北面西上統於賓也按下上介執圭授賓疏云賓東面則此云北面者誤也

三揖疏主君東面按東面疑作西面

公升二等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疏此文出齊語晏子辭朱子云齊語無此蓋出晏子今朱子所輯曲禮雜記載之

賓三退負序疏三辟退負序也者者字衍樹按阮校云諸本皆無辟字

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註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按監本及朱子經傳通解敖繼公本注並作兩手相向疏云取兩足相向得掩毛在內竊意此指皮而言兩手或當

是兩足之訛

賓出當之坐攝之敖繼公曰賓降而當皮之西士乃坐攝之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注自東箱來授君按箱與廂同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顏師古注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

筵梱北面奠於薦東注糟醴不啐啐卒字之誤按天官酒正五齊二曰醴齊康成注成而汁滓相將蓋醴濁次於泛齊故不卒解而奠之也樹按阮記引周學健說不詳

拜也君降一等辭注君乃辭之而賓由拜敬也按由同猶

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註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　朱子云引當作別

賄用束紡注紡絲爲之今之縛也音義縛息絹反一作糸劉音須說文云縛鮮色也居掾反聲類以爲今正絹字按杭本縛作縞範按縞同繻音須此縛自同絹耳經傳通解系作綱色作支餘同

禳乃入　禳如羊反脫音四字 樹按阮校脫音無記

乃入陳幣於朝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則否疏賓之公幣有八再饗幣六也夕幣七也云云朱子曰主國禮賜無有夕幣夕字當是饗字之誤而其次亦當在再饗之前疏又云賓之私幣略有十九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有侑幣饗有酬幣範按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始及之安得据云五大夫有食饗有酬侑之幣

疏又云其上介之公幣則有五致饔餼一也夫人致禮幣二也侑食幣三也饗酬幣四也郊贈幣五也降於賓者以其上介無郊贈幣範按上介有郊贈幣無郊勞幣此贈字係勞字之誤也

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疏謂自此至於贈者此則郊勞也按此勞字蓋贈字之誤

聘遭喪入境則遂也註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按入竟則遂蓋主國之君有命於前而薨於後故聘使遂其事也鄭云以國為體指新君立義疏矣賈疏尤屬不根君之知聘使之至與否待關人之入告然則君薨關人當入告不當入告耶關人

告而君卽當聽其入耶樹按此說勝望溪

記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　朱子云按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未是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元纁繫長尺絢組疏此組繫亦名繅藉按繅藉未知所出繅或繅字之誤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敖繼公本爭字爲句

唯大聘有几筵疏擯者出請命至行聘享及私覿禮畢云宰夫徹几改筵按杭本及私覿三字衍畢下云上有乃字

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

按如其近者謂饗禮方行未遠此設洗如之耳疏有訛
倫膚七註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　經傳通解及明金蟠刻
本脃並作脆
先者反之註釋曰反之者云云按先者反之當合下由門入
升自西階爲一節釋曰是疏應夾行寫移入庶羞多一條註
之下樹按阮校同
炙南醢疏特牲以一有醢若絣之按一有醢疑訛
左擯盥粱按盥朱子作簠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注釋曰云云此條疑是疏樹按阮校此六十八字疏誤作注
覲禮　此經及記俱非全文

方明者木也節　此段疏未曉旣以明神爲日月四瀆山川邱陵之神而四方之神用圭璋琥璜尊之與天神同日月顧以爲非天地之貴而不用璧琮於義未安且後云朝日東郊教尊尊又以月爲地神又云日月而曰天地者靈之俱與此不合

天子乘龍載大旆節註此謂會同以春者也此亦鄭意解經無春夏秋冬之文

禮日於南門外節註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者也鄭此註未知所出

喪服　疏曰喪服所陳其理深大今之所釋且以七章明之第七明鄭元之註經傳兩解之云云按王肅之外爲全經解

者頗少而東漢以逮六季南北學者發明此傳義者為多賈氏疏不應於此重表康成名氏且發註例似他儒特譔此篇之疏而賈循用舊義有失於刊正耳樹按先生別記云凡孔賈之疏大抵掩取前人之舊其為已說者正無幾耳又儀禮喪服一篇自東漢六朝多有專為其義疏者今儀禮疏忽於是篇內云第七明鄭元之註鄭氏者北海郡高密縣人云云此明係襲前人專解喪服之文未及刊定

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註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霍光傳奏昌邑王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而鄭康成解喪服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按師古之說止可用之漢史耳若喪服傳上文已云始食菜果則不必更言菜食無肉故鄭以對虞祭後之疏食水飲謂所飯米少舂治如平生耳此解無可議顏氏苟為異說甚無謂也

斬衰裳節疏案下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總號爲衰按心下揣通解續增然衣亦三字樹按阮記未出此

冠繩纓條屬右縫疏案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唯小功已上領領今大戴禮記無此文疑此是大戴說十七篇之辭魏晉以來義疏家猶及見之杜預云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見晉書禮志然則二戴之說晉時固有存者是以知其雜錯也如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四十六字頗不似經文蓋亦二戴說經辭之錯入者耳

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註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

之一疏云添前四百六十銖八纍案字恐有訛當作四百五十六銖樹按此條阮記未出

公士大夫之眾臣注士卿士也按公士當如公有司類注疏解恐誤當詳考之

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節疑如母爲句死字連下疏非樹按阮記甚明註此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母之服可也不命上下增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七字樹按阮記据各本疏于字衍一也字疏云妾之無子者謂舊有子今無者失子之妾有子恩慈深則能養他子以爲已子者也若未經有子恩慈淺則不得立

後而養他子範按此條疏亦非樹按賈氏此說誠泥梁武帝云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多生子乃是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如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耶可以議此條賈疏之非疏又曰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之慈已者詩云君子之子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彼謂適妻子備三母師母慈母保母按梁武三母之說詳具司馬筠傳樹按梁武彼處駁曾子問子游問喪慈母鄭注之非可與此參看

父在爲母疏左氏傳一歲于有三年之喪二按此條疏疑誤昭十六年

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按三年問至親以期斷二字記詳

爲衆子討女子在室亦如之按疏云此不云在室則此在室

二字衍

曰小宗疏云鄭解傳意言曰小宗者傳重按注服重無傳重文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註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若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按父爲君之孫此君指曾祖之爲君者對按疏引鄭志荅趙商問父在爲祖云彼志與此注相兼乃具也

妾爲女君疏妾接也接事適妻故妾稱適妻爲女君也按此疏解妾義與前妾爲君引鄭注異

庶人爲國君疏引論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云民者冥也其人見道遠按今論語集解無此注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疏女子子爲祖父母傳不言不敢降其祖至此乃言者謂曾祖輕尙不降況祖父母重者不降可知是舉輕以見重也按前傳明有不敢降其祖之文此疏不符樹按此或出於李元植偶未審覆與然一篇之文斷無分屬二手者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疏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服唯有二等者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功下殤無服矣按疏大功據成人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朱

子云按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爲婦兄妻不得爲母反言以明之注疏皆誤範按鄭注正與朱子意同朱子偶誤耳又按爾雅邢疏釋親引鄭此注道猶行也下有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備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二十五字又云卑遠之故謂之婦今婦作婦樹按阮校止云二十四字少一備字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疏未悉公爲何人不降弟公不降子亦不降按弟上疑有適昆二字

附校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姉妹　樹按此節經文不誤傳文爛註指其誤而注文又爛疏一一釋之

而絞繞不明阮氏校勘記解疏亦絞繞不明今先寫經傳
注三處正文爛文然後訂之後之讀者足以明之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註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
黨服得與君同指爲此也疏曰引下傳曰云者彼傳文爲
此經而作故云指爲此在下者鄭彼云文爛在下爾故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註舊讀合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
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
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
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註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

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疏曰云何以大功也云者此傳當在上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爛脫誤在此但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旣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謂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註破之云此不辭者謂此分別文句不是解義言辭也云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者此鄭欲就舊章讀破之言自爲其親皆言其今此不言其明非妾爲私親一人合降一人逆降不

得合云一人明是二人爲此七人不得以嫁者未嫁者上同君之庶子下文爲世父以下爲妾自服私親也云傳所云爛在下爾者此傳爲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而發應在女子子之上君之庶子之下以簡札韋編爛斷後人錯置於下是以舊讀將爲本在於此是以遂誤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註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註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此樹聲所校訂今附著之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叔父之下殤至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註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此言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按此大功小功據殤服言之不斥成人也其緦麻章齊衰之殤大功之殤則斥成人也仁和吳廷華云此大功卽下所謂齊衰之殤此小功卽下所謂大功之殤又云大功之長殤本有七月九月之別曰從者以大功之名則同也

緦麻三月者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疏釋曰夫之姑姊妹成人婦爲之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校勘

姑姊妹十二字改夫之所爲小功者妻降一等樹按据阮記則先生此据要義改也要義云諸祖父者夫之所爲小功妻降一等在故緦麻也句下此句上疏二十一字通解移在夫之姑姊妹長殤經下要義合兩經爲一條宜刪前從後爲是

朋友麻註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弁經服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疏周禮者司服職文又云爵弁者制如冕以三升布上玄下纁按三升疑訛爵弁三十升司服疏有明文即喪冠亦從無三升者斬衰已六升況弔服乎

改葬緦疏又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輁軸大夫已上用輴不用蜃車按既夕云柩車即周禮蜃車此云不用何也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疏爲其妻降於大功出則否按降於大功字誤黃改往則服之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疏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爲十二幅狹頭向上不須辟積其餘要間已外皆辟積無數似喪服三辟積無數也按喪服之服當作冠三辟積下增吉冠辟積四字並從經傳通解續改證以本經斬衰章疏及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自明

士喪禮死於適室幠用斂衾註疾時處北牖下死而遷之南牖下北牖當爲墉從黃氏敖氏本改南爲當從敖氏本改黃直卿云復而行死事則幠用斂衾當在復之後然復楔綴足設飾帷堂並作則亦初無先後之别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註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疏按雜記云復衣夫人稅衣揄狄鄭鞠衣展衣褖衣至揄狄是侯伯夫

人据雜記鞠衣展衣四字疑衍杭大宗本去此四字鄭下添
注云二字然按雜記鄭無此注鄭彼注云招魂用稅衣上至
揄狄也稅同褖或賈本內司服玉藻鄭義差之其云至揄狄者
以兼有闕狄也
受用篚升自阼階敖云升自阼階象其反也旣則降自西階
奠脯醢醴酒疏引檀弓始死之奠云云按說禮亦互異不必
盡合此所云奠未可據檀弓爲說
有賓則拜之敖云此因事見之乃拜之也旣拜則入不卽位
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註衆主人庶昆弟也敖云衆主
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斬衰者亦存焉下經云衆主人免
記云衆主人布帶則是衆主人乃主言齊衰大功者

親者在室註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此者敖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下篇曰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是也疏云子姓謂主人之孫於死者謂曾孫下謂字從通解作爲

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注主人不升賤也疏謂大夫之喪其子得升堂受命引喪大記爲說範疑大夫之子亦於庭受命疏又引喪大記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云云謂士之子不升堂在君側此與孔疏不同以君不在爲言士之子不升堂在君側賈氏之曲解也

君使人襚疏引喪大記云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按喪大記孔疏與皇氏熊氏三說各

異孔云國君之斂悉宜用己衣不得陳用他人之襚送者大夫士降於君小斂則先盡用己正服後乃用賓客之襚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亦言君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即陳列皇氏則云臣有致襚於君之禮但君不陳不以斂熊氏則云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故云無襚大夫士至大斂則得用君襚引此篇大斂時君襚祭服不倒爲据今賈疏與熊氏合而亦微異範謂記禮之家其說互異不能一一以求其同而後儒欲彼此並證以求伸蓋有不安者矣喪大記似云君襚當用其無襚則大夫士自畢其祭服而用之雖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也蓋君或不在其國又或國有他故容有不襚者禮文殘鈌未可悉老也

主人拜如初節疏並釋經而疏下標註唯君至禮也此刊本之譌

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疏引雜記乃云主人有司句疑有譌脫雜記宰舉璧與珪宰夫舉襚

爲銘各以其物註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按周禮杜子春註引檀弓銘明旌也下五句賈疏引鄭檀弓註謂重與奠云斯錄之據重斯盡其道據奠此處鄭但引斯錄之而止而賈云盡重與奠亦微有不合也又小祝職疏云按士喪禮註王則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今此篇不見鄭此註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於西階下註造至也猶饌也按饌有次序布設之義造但言其備置於此耳盆鬲之屬故不須饌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註掩裹首也掩劉音奄析西歷反裹音果按此經註音十一字監本與此並脫從通解增

瑱用白纊纊音曠劉古曠反從通解增

幎目用緇註幎目覆面者也幎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幎於營反劉音宛名反又武遍反又音縣從通解增荀子設掩面儇目儇同還故鄭讀幎爲縈還之縈注覆面者也上通解有用字

組繫註爲可結也繫戶計反註結也下有古文幎爲涓五字

並從通解增監本亦脫

爵弁服純衣註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按鄭云死者不冠蓋本荀子禮論設掩面儇目髻而不冠笄矣

韎韐韎音妹韐古答反韎又武拜反劉武八反韐又古洽反從通解增註一命縕韍縕音溫劉烏本反

祝淅米於堂註祝夏祝也淅汏也按喪大記曰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此祝淅米為異又禮記註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註淅汏也監本通解並同杭大宗本汏改汰按說文汰淅灡也非淅義淅說文汏米也又汏云淅澗也則從汏為是樹按上文皆饌於西序南上註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疏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

釋宮文云中以南謂之堂者謂於序中半以南乃得堂稱以其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若近房即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若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若近序即言東序下西序下若近階即言東階西階若自半以南無所繫屬者即以堂言之即下文漸米於堂是也其實戶外房外皆是堂故論語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是室外皆名堂也

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於垼潘芳元反按潘說文淅米汁也普官切徐切從唐韻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註士併瓦槃無冰設牀襢笫有枕按喪大記鄭注漢禮大槃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槃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槃然則其制宜同之賈舍此註而引凌人職則小焉二字無著疏第爲簀下疑脫襢笫袒簀也五字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疏又大記云按又大大二字疑誤

乃沐櫛挋用巾註挋晞也清也古文挋作振疏又使淸淨無潘櫛爾雅搏者謂之櫛郎千切又上去二音

浴用巾註浴水用枓疏今用大匏按大匏呂氏通解本大作木

渜濯棄於坎註古文渜作湪湪劉士亂切樹按惠棟曰讀爲象

扱諸面之右節疏扱諸至建之並釋經疏下標註六字蓋誤

設韐帶搢笏雜記孔疏以朱綠帶大帶革帶爲三謂垂於革帶者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若朱綠小帶散在於衣非總束其身總束者唯革帶大帶又云士二采此士天子之士若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按賈氏此疏疑有訛脫未易尋了然以大帶革帶與朱綠帶爲三當與孔氏同故云束

衣之帶士大夫與諸侯並宜有之但人君用朱綠與大帶同色則大夫宜用玄華士宜用緇而此經不言束衣之帶文不具也疏玉藻雜帶鄭注雜猶飾也又雜記朱綠帶注云飾之雜辟按雜辟疑誤按彼注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樹按此段疏官本李紱改有按云此疏有衍有脫有顛倒今以雜記玉藻經注再四推尋稍序順之而仍存其舊文又阮校勘記士緇辟下云此下疏有錯簡今備載其文而以通解要義正之又云雜記朱綠帶注云朱綠帶者䙝衣之帶飾之雜辟通解無辟字又按雜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注云此謂䙝尸之大帶也要義無大帶也以上二十八字案辟卽上士緇辟之之複衍餘二十七字要義偶脫又云通解刪竄疏文多由臆定此段有要義可證知宋本原未誤也東樹按要義在朱子後伯生所据宋本朱子未必不見或有所審定必爾而後改之耳盧氏詳校最明

重木刊鑿之註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

士重木長三尺按崔凱云重必有簨立三尺木而横一木於

立木之上賈氏据之以作疏故云橫者半竪者也然其制疑皆諸儒自爲之說旣有簪孔則卽可以爲縣鬲之用似不須橫木也

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註靲竹簃也釋文簃音蔑按冪本作㡢亡狄反靲劉舉琴反下同說文其闇切以上十八字從呂氏通解本增又按今本說文但有徐鉉其今一切範按靲旣從革疑亦皮革爲之樹按宋本說文巨今反惠定宇校日釋文引此其闇反闇讀爲陰

陳衣於房南領西上按喪大記大夫士小斂陳衣房中皆西領北上

緇衾赬裏無紞註紞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也据疏則注前後下當有可字

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按喪大記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大斂陳衣大夫士皆於序東然則陳衣俱於東則陳衣於房中亦東房矣則苴絰之在房者其西房與襚皆適房下徹衣云升降自西階以東亦藏於東房矣則東房之中似無容人之所故衆人免於房或亦西房而婦人遂退而髽於室矣然此無文以明之姑存以俟考繼之者非繼於十九稱之外蓋云繼主人之衣而取足於稱數耳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按合升七體何以有肺疑衍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按美者在中經蓋兼祭服散衣而言之耳疏與註意不合鄭固云每服也衆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按男子苴絰以下饌於東方以

以爲免於房地耳婦人之帶等在房故髽於室此房即西房乃代哭按疏練前葬後有訛蓋卒哭祭後唯朝夕哭乃止無時之哭蓋此有時之哭見既夕右杭本如此別識訛處按黃勉齋儀禮經傳通解續作有朝夕哭在阼階不哭則正與既夕合也此處疏不明了當取既夕卒哭下疏正之

既夕　髻無笄註猶丈夫之不冠也疏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士喪禮男子免不冠此婦人不笄與男子不冠同按男子免不冠此句有疑註言死者襲時不冠耳此直似言生者

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疏小斂奠設於牀東巾之按小斂奠有譌註明言小斂奠不巾當云宿奠從設於柩西

不食菜果註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疏云用臣瓚之義按漢書注臣瓚或曰傅瓚或曰薛瓚有謂晉以下人恐鄭未据其義

士虞禮　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按此下經文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 樹按阮記張爾岐云石經尚有賓出二字腳可辨

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註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引詩與毛異

特牲饋食禮 樹按鄭目錄此於五禮屬吉禮下盧校新本皆云以他篇類之此下當有大戴第七小戴第十五計十三字諸本皆無未曉所由吳澄會言當補今仍闕之

不諏日疏何休云禮本下爲士制杭故本字爲不誤公羊註正作本四者下脫四時祭也四字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疏案書傳畧説云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註云事謂祭祀按此伏生書傳鄭注大宗已侍於賓奠杭本侍改事

乃宿尸註使知祭日當來杭本據疏於來字下搩古文宿皆作羞六字按通解亦無此六字

宿賓疏但賓是士之屬吏内言私臣内字疑誤

棜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註獸腊也疏特牲三鼎有豕魚腊按周禮腊人小物全乾爲腊故知豕云牲魚水物云獸是腊可知樹按惠棟云案下文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則魚非獸也又下佐食盛所俎註魚三頭而已魚言頭不言幹

魚腊鼎註引少牢魚用鮒腊用麇士腊用兔然則獸者兔也

疏云魚水物以魚爲獸誤矣魚者川禽可謂之禽不可謂之獸易舊井無禽凡水物可謂之禽以魚爲獸未之前聞謹見此疏樹按此條古義未載先生未及故附著於此

豆籩鉶在東房注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按尙書疏卽以夾室爲東西房若据彼說則大夫士亦有東西房矣

宗人升自西階反降東北面告濯具疏云東北面告云云按東北面此處記考

執事之俎陳於階間疏明此吉祭有致爵主人主婦云云此處記考

祝迎尸於門外疏云自此盡反黍稷於其所論陰厭後迎尸於正祭之事按曾子問鄭注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

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疏此約少牢特牲禮文祝酌奠者謂祝酌奠於鉶南且饗者祝奠訖且復以辭饗告神也是神與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口之薦俎設於西北隅謂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

祝命挼祭註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杭本此下增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十五字範按此節依疏則注疑有脫句然通解及監本金蟠六並同樹按阮記著周學健云士虞疏引此注有之

祭酒啐酒告旨註告之美杭本之下有以字

四豆設於左註四豆者膮炙胾醢炙章掖反杭改章夜
佐食盛所俎疏前後各一節以歸脡脊杭本一節下增及橫
脊短脊五字以歸下增尸不舉三字
主人酌獻祝疏曰此女佐食按此四字疑爲注佐食設俎疏
耳以佐食接尸云云乃言先獻祝之意樹按此當是下主婦適房佐食授祭疏
祝亞獻尸通解及別本祝作酌
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疏按少牢云主婦洗於房中出酌入
戶西面拜獻尸云云按此處當考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此段適房入室記考
賓三獻如初疏此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按賓
獻尸乃終三獻不當入此科內

西階上獻賓疏此因祭如初賓按如初當改而獻

酌酢奠爵疏以其賓尊行二千故也按二千誤按通解續作

敵禮

尊兩壺於阼階東疏引玉藻鄭註云云按此等禮節須考其

同異

洗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弟之議疏按下記云尊兩壺於

房中西牖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云云不知此東

面與誰相對

嗣舉奠註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

重累之者按有未爲後而主祭者之禮否士亦可謂傳重否

須考

舉奠洗酌入戶拜受舉奠答拜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按云入云出似於室中行事云復位則階前位也疏云凡非

主人升降自西階者云云此疏於禮未可通記考

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於初按杭本於左字上

增自字但今時所刊勉齋本及監本俱無

賓弟子及兄弟之子洗各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按

此下通解續增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石經

亦有之

爵皆無算按註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

者未詳尙須弟子之舉觶以否抑皆用其所奠之觶耶又賓

弟子及兄弟弟子此有多人而舉觶於其長者但於此二者

之內各推一人爲首而餘從之抑皆舉觶於其長邪

利洗散獻於尸註利佐食也以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尸按杭本改待爲侍

立於戶外西南按諸本皆訛敖繼公作西面是

祝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於廟門注俎所以載肵俎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受歸之杭云俎所以載肵俎未明蓋所歸者即是肵俎

祝曰饗有以也註以先祖有德而享於此祭其坐饗有餘亦當以之也二十字已明疏復逐語申解而反滯晦何爲者也往時三禮開館予充纂修與吳方來談此吳云賈疏勝孔亦謬說也

記　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按鄭駁許慎五經異義
有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
結茅爲菆按束帛結茅皆許鄭自爲之說經無文
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註二觚長兄弟酌衆賓長爲加
爵酌當改及楊本作酬
四觶疏餘有三在云云按長兄弟爲加爵者觚也非觶也鄭
已算二觚內矣疏謬
少牢饋食禮　以某妃配某氏尙饗註命食曰配命疑訛
有司徹　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註白熬稻黑熬黍按僖
三十年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桂註白黑
同

尸降筵受三獻酌以酢之按尸降筵下讀未詳或於尸降筵爲句受三獻爲句

卒饋有司官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南面注此於尸謖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爲厭飫疏此言雜取曾子問郊特牲祭義之文按曾子問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乃言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之陽厭耳又特牲云尊於戶東注室戶東則此乃室戶東非東房也又按抑詩尙不愧於屋漏鄭箋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故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孔疏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取漏入非鄭義也然則詩箋與儀禮禮記之註亦不同矣樹按盧校新本有記云此經校訂精細遠勝監本毛本本朝致力此書者有張爾岐吳廷華盛世佐三家可與放

氏並傳余借得汪容甫本係從長洲朱文游家所藏宋刻經注校定者余觀其與疏間不相應然陸之與賈亦有不同則知經自疏而外尚有流傳舊本不可聽其湮滅是以据而改焉樹謂此抱經初記如此後於乾隆乙卯詳校刊行實與三家並埒有過之無不及也此外則吾宗望溪於此經所得最深先生此校於前後諸家時有異同要其精信者信爲此經不磨之說焉